

# 春的期盼

黄雪敏

过年只是一瞬间,转眼又是一个春。在忙忙碌碌中春节假期显得那么短暂,甚至来不及睡一个自然醒,复工收假的闹钟就已在耳边炸响。睡眼朦胧地坐在床沿感慨,内心的抵触情绪都不敢超过一秒钟的时间,嘴里默念着“存在即合理、生活不讲理”便毅然起身。

拉开窗帘,窗外并没有刺眼的阳光,一切都笼罩在昏暗中,恍若没睡醒的我,大抵太阳也接受不了假日的结束吧!走出门,空气中弥漫着湿寒,掏出手机看天气预报,一种即将降水的恐慌向我传递。再看看日历,今日“雨水”,心里又觉得都合理了,无端想起儿时课本里的童谣“下吧,下吧,我要长大”。

在这春天刚刚到来的时候,我们重新开始了新一年的工作。说不清是雪还是雨,在窗外淅淅沥沥地飘洒着,屋内的安全反思会正在如火如荼地召开。雨水一点点浸润万物,一点点滋养着整个春天,而安全理念和安全措施也在一点点浸润着人心,一点点滋养着曙光大地。说不出在这飘雨的季节里,内心有什么样的纠葛,或是赞叹诗句“天街小雨润如酥,草色遥看近却无”的精

准,或是感慨“好雨知时节,当春乃发生”的喜悦,或是突发“春潮带雨晚来急,野渡无人舟自横”的豪情,但总归不知“多少楼台烟雨中”,更不想知道花落几许。泥土中春草的种子会接收春天的信号,得春而生,抽出嫩芽,开始它顽强而又不屈的一生。

七九河开、八九雁来,数九声中,“雨水”节气已到。窗外仍是冬天景象,河水正在悄然破冰,南飞的大雁也正在北归,春意暖暖、春意盎然的景象恍若已在眼前。

让我们从第一颗嫩芽探出头来开始期待,期待在草木萌动里找到新的希望,期待在细雨蒙蒙中有所收获,期待在繁花似锦中尽享芳华。但期待总要付诸行动才不会只是期待,这个春天也不能只在空想中被辜负。

在漫天的湿润中,我撑伞立于其中,耳坠在风中晃动,伴我共同倾听第一粒种子破土而出的脆响,伴我共同欣赏第一朵桃花在枝头绽放时的娇颜,伴我共同铭记新年第一份奋进拼搏的承诺。

雨水,敲打着伞面,期待,伴随着悸动,在这个春天里!

作者单位 曙光煤矿



高年生 摄

# 故土难离

牛志红

在灵石县城往西五公里的小村子里,土生土长的“煤三代”山炮终于在出生的第四十个年头,在县城偏东南的位置,攒够首付买了人生第一套房子。在身边亲戚朋友羡慕嫉妒漠视的眼光中,从初三、初六、初九这三个自认吉利的日子里,选了个良辰吉日搬进了新家。有人说山炮自不量力,有人说山炮悄悄发了财,有些人也许懒得说,只是嘴轻轻一撇。面对这些,山炮都是淡然一笑,最起码以后去厕所不用冻屁股了,刮风下雪下雨不用脚踏黄河两岸了,每年冬天不用再因为烧暖气取暖而头疼了。每当想起这些,山炮“好像”也可以扬眉吐气了。可接踵而来的是每月到期就要还的贷款,新房子的装修问题,两个孩子的转学问题,上下学的接送问题,一个接一个大事瞬间压得山炮刚刚直起一点的腰又弯了下来。没有退路,没有外援,只能尽力把腰板挺直,有苦不言、有话难尽,用看似坚

强的肩膀挺起了这个家。

山炮的爸妈把儿子的辛酸看在眼里,记在心里,总是时不时过来接济下,帮着山炮媳妇做饭,帮着接送带孩子,用老一辈自己的方式帮他们不惑之年的孩子减轻一些负担,刮风下雨下雪从不间断。

2024年春节到了,山炮带着一家老小又回到了生他养他的老院子,熟悉的院子,熟悉的路,熟悉的坡,熟悉的树,一切都是那么的亲切,那么的踏实。可呆不了几天,又要离家而去,说起来县城离家很近,想回去随时都能回去,可就是这么几公里的路却因为种种原因成了想回不能回的乡愁。

忽然想起一首诗“少小离家老大回,乡音无改鬓毛衰。儿童相见不相识,笑问客从何处来。”故乡还是原来的故乡,故土还是原来的故土,人却不再是原来的故人了。

作者单位 瑞泰公司

# 冬天的雪

郭秉立

小时候,我是喜欢雪的,每到冬天就总盼着下雪。

在冬天,桃红柳绿都不知去了哪儿,秋日的金黄也随着时间渐行渐远,就连树上的鸟儿也飞得没了踪影。如果没有雪的相伴,这冬日的萧瑟该多么让人难捱呀!

然而,雪花的到来,并不会随我的意,说来就会来。记得有一次,眼看着天阴了,似乎雪花已在云层上酝酿着要来。可左等右等,直到睡去也不见零星的一片雪花。翌日醒来,我一骨碌爬到窗边,掀起窗帘,却见外面晨曦已在东方显现,哪儿有一片雪花?而我也像泄气的皮球,老半天都无精打采。

雪花总是悄悄到来,仿佛专门给人惊喜似的。忽一日,拉开窗帘,白茫茫的一片映入眼帘,有些晃眼。山上、屋顶、树枝都换上了银装。不由得一声尖叫:“哇,下雪了!”心里自是欢喜,冬日已不再让我感到无聊了。外面已有了嘻嘻哈哈的声音,我也便匆忙寻着那快乐去了。空旷处,伙伴们正在雪地中间玩乐,互相追逐着抛打雪球。我也伏身抓起雪捏成圆球状,投入到这场嬉戏里。打雪仗首先是对阵双方各站在一边,互相抛掷雪球。其重点当然是击中对方裸露的部分,也就是脸了,最好让雪花顺着脖子跌进衣服里。看到对方缩着脖子,冷得咬紧牙关,发出吡吡的声音,便哈哈大笑起来。此时也会惹得对方快速地跑来,追逐着、拖拽着,双方跌坐在雪上,欢笑声远远荡漾着。只有母亲渐高的呼唤声,才能把我拉回到家中的饭桌上,而心中还在回味着雪地上的欢乐,期待着下一场的嬉戏。

趁着雪花还松软,我们有时也会滚雪球。首先把雪花捏成一小块,放在绵绵的雪上,用一只手慢慢往前滚动,渐渐粘起的雪,使雪球变得越来越大,直到雪球的高度快有我们身体的高度。小手被冻得

通红,放在嘴边哈哈气取暖,依旧乐此不疲,只是在意彼此之间滚得又大又圆。

等雪经过寒冷的黑夜后,踩踏后的路面就会变得光滑。这时,我们便又有了新的玩法,携带冰车去滑冰。我的冰车是父亲做的,两根方形的木头每根下面镶嵌一根铁棍,再在两根木块上钉上几块木板,冰车便做成了。盘腿坐在冰车上,两只手握铁棍用力撑,冰车向前冲去,满是欢声笑语。小伙伴之间有时也会相互碰撞,彼此相视一笑,便又调整方向继续快乐地滑行了。有下坡的地方自然不用撑,掌握它的速度与方向,以不至于发生让人尴尬的事为宜。累了就换个姿势,跪着或站在冰车上,继续追寻着快乐。

时光荏苒,儿时的欢乐早已随着岁月远去。人生路上已然走了数十载,对于冷我也有了些切身的体验,对于冬天我也有了些惧怕雪的到来。一不小心滑倒在冰冷的地上,自己能受得了吗?于是便总是颤颤巍巍走在冰冻的路上。记得有一次,我万分小心,还是一个趔趄倒在那儿。好在倒向前,有两手撑着,只是手上蹭破些皮。此时,不远处的一位女士看到我跌倒,就要跑过来扶我,却没有看到脚下的暗冰,自己也重重摔在地上。关于该女士,别人在我这里有些微词,心里自然就对有了不好的印象。那天所见却让我心里不免一暖,对于每一份善念,我都会心存感激。而关于雪的回忆,还有一份深埋在心底。那也是一个冬天,有一天老家来了个亲戚,听到他说:“再不下雪,小麦就要冻死了!”我有些不懂,听了他的解释,我才知道雪花对于小麦生长的意义。

冬日里,踩着脚下的雪,发出嘎吱嘎吱的声音,细细听,有种音乐的美。雪花那么美,我有什么理由不爱这冬天的雪呢?

作者单位 中盛煤业



田裕国 摄